

风物

# 八百汉井

何香久

有八百只巨大的复眼，穿越数千年光阴，用无比深邃的目光，日夜眺望着历史的天空。这是一幅怎样的图景？

八百只复眼，是八百口汉井！一马平川的华北大平原，突现一山，名小山，又名马骊山，在海兴县城东北10公里处，是两三万年前第四纪火山喷发形成的火山锥。其为山也，早年亦是石墙石瓦、蔚为壮观。不过七八公里，却是一个绝佳的去处。

山上果树摇红，山麓梯田叠翠，山脚下有山村亦名小山，四村相连，早年亦是石墙石瓦、蔚为壮观。更有连片的古井，让人浮想联翩。

古井分布在整个小山区域，有战国时代的，更多的则是汉井。这里古井已形成了一座井落，号称八百，实际上其数可以千计，以小山东西崖坡下最为密集，相隔十步八步就有一眼。如此密集的古井群落，在全国也堪称一绝。

更神奇的是，这些井并非枯井，大多数仍在出水，而且雨天不溢，旱天不涸，永远保持着相应的

水位。当地老乡说，此处地连渤海，这些井都是海眼，通着龙脉呢。我在山下走了一趟，看见很多古井上架设了现代的抽水设备，在抽取井水浇地。顺便打听了一下，出水的多为汉井，用汉井水浇出的韭菜，在集市上能卖到45元一斤，而一般韭菜尚卖不到4元5角。至于在山麓间生长的水果蔬菜，都能卖到高于平地数倍的价钱，就是因为水好。井水中富含偏硅酸、锶、硒、锂、锌等20多种微量元素，为人体所必需。喝一口汉井泉水，甘冽可口，沁透心脾。

一口口古井，或为茂草所掩，或为深树所蔽。当你走近时，会听到一阵阵“叮咚”“叮咚”清脆的滴水声，那是井壁上的泉水滴落下来，奏出的鸣琴般的仙乐。“古井听琴”也成为骊山八景之一。

小山区域内的古井，多凿于火山凝灰岩之中，深达30米左右，井口与水面保持着10米到15米不等的距离。更奇的是，从井口往下探望，一股寒气直冲上来，颇有深不

可测的感觉。一口不大的井，里边却愈见宽阔。一位老乡指着我探身的这口井说：“别看上边一个磨盘大的井口，那里边可是能并行两辆大马车呢。”听毕，我立刻就被吓住了。

一个渤海湾边的小县，竟然有如此庞大的古井群落，成为一个难解之谜。

2016年6月，海兴县城修建公园，工人在施工时突然发现几个深洞，经文保所人员勘查，这些深洞原来是16眼古井。新公园改建初期，施工地块已做了降水处理，可是其中4眼古井的水位也有1米多深，并且井水非常清澈。16眼古井距离不等，5至120多米一眼，文保部门立即组织专业人员清理古井。经过清理，发现有11眼古井的井砖大都完整如初。水井里面出土了龙山夹蚌黑陶，白衣夹沙红陶，黑衣红陶，灰陶等陶制的罐、盆、碗、甑、鼎、豆、陶纺轮等器皿或残片。还有半两残铜钱、炭化木片、草饼块、竹针簪、小核桃、海蛤蜊壳、动物牙齿及砖瓦等遗物。

这些古井全部是通体条砖，秦汉错缝斗角叠砌，于地表5米下草炭土之上，其中有两眼是陶圈在井底草炭

秦汉时期是我国古代先秦陶圈及条砖筑井向以条砖筑井为主的转型时期。汉代是筑井业繁荣和定型的时期，由先秦时的八户一井发展到一户一井。史载：“一大里有百户百井，一乡有千户千井，一县有万户万井，一郡有十万户十万井。”在井砖上发现“屯氏”等铭文。

据记载，古“屯氏”邑在邯郸磁县或馆陶，但缺乏信而有征的证据。有学者分析，海兴发现了印有“屯氏”的瓦片和大量井砖，有可能就是“屯氏”邑的真正遗址。

《水经注》中有过关于“屯氏河”的记载。这条河是黄河下游故道之一，西汉元封后，黄河北决于馆陶，分为屯氏河，东北流至章武入海。至永光五年（公元前39年），黄河又在下游鸣咽口（今山东高唐南）决口，屯氏河遂绝迹。《水经注》中仍有屯氏河故渎，下游又支分为屯氏别河故渎，别河又支分为南北二故渎。这些故渎的经行路线与元封永光间的故道不尽相同，当系永光决徙后所形成。章武乃古县，其故治即在今黄骅市常郭镇故县村，属渤海郡领之。公元前157年（汉文帝后元七年）6月，汉景帝即位时封其舅弟为章武侯，章武县即为章武侯国，现海兴县境即为其属地。所以“屯氏邑”

在这一带是有可能的。馆陶是“屯氏河”之发源而非“屯氏邑”之故地。

不论怎么说，此地汉时已成为繁华的大邑，这是不争的事实。

秦汉时这里有过长时期的繁盛，小山主峰即有东汉渤海王刘鸿的陵墓；不远处有卬兮城遗址，相传是徐福率童男童女入海求仙的出发地。南北朝顾野王《舆地志》记载，沧州“高城县（即现盐山县前身）东北有卬兮城，秦始皇遣童男童女数千人至海求蓬莱不死药，筑此城以居之，号曰卬兮，汉因置千童县。”《太平寰宇记》载：沧州无棣县有秦千童城，“在盐山县东近海”，“界内有柳城”正与此说符合。现在海兴县东部唐无棣港曾是北方地区重要港口，唐宋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北起点。

海兴县有识之士提出要建古井博物馆，让八百汉井以原貌“亮相”。这将是一座没有围墙，也没有屋顶的博物馆，所有的展品全在大地上。这在全国，怕是鲜有出其右者了。

八百只复眼望向辽远的天空，这是大地的眼睛，地母的灵魂之窗。它穿透两千多年的光阴，深情地凝视着这一方沧桑热土。在它的目光里，这片古老的土地正铺展开最具魅力的画卷。



吉祥如意（工笔画）刘树允 作

温故

# 传承红色基因 厚植家国情怀

——写在季振同旧居修缮一周年之际

董永盛

去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也恰逢宁都起义胜利90周年，沧县县委、县政府决定对季振同旧居进行修缮，并于2021年11月1日举行了揭牌仪式。一年来，参观学习者达万余人，季振同旧居成为远近闻名的“红色教育打卡地”。

季振同，1901年5月出生于沧县张官屯乡狼儿口村，是宁都起义的领导人之一。1931年12月14日，时任国民革命军第26路军74旅旅长的季振同和赵博生、董振堂、黄中岳一起领导了震惊中外的宁都起义。1.7万名官兵携带2万多件武器装备加入红军，在敌强我弱的历史大背景下，不仅壮大了中央红军的力量，更极大地分化打击了国民党反动阵营，其军事、政治意义影响深远。起义队伍被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成为中央红军一支劲旅，季振同任红五军团总指挥。1932年1月，由周恩来、朱德等介绍，经党中央批准，季振同加入中国共产党。3月1日赣州战役中，当红三军团被困时，奉中革军委指示，季振同率红五军团十三军直接投入战斗，英勇拼杀，立下赫赫战功。后因受“左”倾错误的影响被关押，1934年10月红军长征前夕牺牲于瑞金市万田乡杨梅山，年仅33岁。

宁都起义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规模最大、最成功的一次起义，意义重大。宁都起义改编的红五军团，为人民军队输送和培养了一批优秀指挥员和军事专门技术干部。这些同志在艰苦卓绝的苏区反“围剿”斗争、两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中，为中国革命事业的胜利乃至新中国的各项建设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历史功勋，彪炳千古。其中不少人成为军政高级领导干部，1955年被授予将军军衔的就有30位，其中1位上将、5位中将、24位少将。

赵博生、董振堂等英雄事迹广为传颂，成为党史教育的鲜活素材。由于历史原因，季振同在宁都起义后至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较少被提及，鲜为人知，甚至家乡人也渐渐淡忘了这片土地上走出去的英雄人物。

历史不容忘记，唯有铭记与传承才是对历史最大的尊重。回顾风雨百年，岁月峥嵘，筌路蓝缕，曲折前行，中国共产党有创造辉煌的伟力，也有正视曲折的勇气。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为季振同平反，并追认为革命烈士。我们应积极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让红色基因、革命薪火代代传承。

沧县是一块有着革命传统的红色土地，这里先后走出了中国共产党早期创始人之一的张中府，中国军垦事业奠基人之一的“无衔将军”张仲瀚，抗美援朝一级战斗英雄、“传奇战鹰”刘玉堤等一批革命先驱和英雄人物，季振同正是他们中杰出的代表。基于此，沧县县委、县政府充分挖掘本土红色资源，广集民意、深入调研、多方走访，把修缮、保护季振同烈士旧居提上重要工作议程，在全社会掀起追寻英雄足迹、传承红色基因的活动热潮，并收到良好效果。

英雄不曾远去，精神青史长存。1938年12月，毛泽东主席在延安与部分宁都起义同志合影并题词：“以宁都起义的精神用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我们是战无不胜的。”百年发展史证明，中国共产党以勇于自我革命的精神引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是战无不胜的。缅怀先烈，撰文记述，旨在让更多人关注本土英雄，厚植家国情怀，增强历史主动，弘扬宁都起义精神，传承共产党人的精神血脉，坚定信心、埋头苦干，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文讯

# 我市诗人祝相宽、阿步入席《2023诗日子》

本报讯（记者高海涛）日前，由霍俊明主编、中国书籍出版社出版发行的《2023诗日子》，选载了我市诗人祝相宽的《请允许》与阿步的《婴儿》。365天365首诗。自从2016年《天

诗历》（现更名为《诗日子》）面世以来，每年出版一本《天天诗历》。入选《天天诗历》已成了全国诗人们的“小荣幸”，也成了诗人和诗歌爱好者喜爱的新年伴手礼。《2023诗日子》由诗人、评论家霍俊

明编选，以日历的形式，每天选取一位活跃于当下的诗人的一首优秀诗作，辅之以诗人的照片、个人简历以及当天的日期信息，构成一本精美的诗集日历，让读者一年都与诗歌同行、与诗意同行。

评论

# 《人世间》三个真相让你泪流满面

苏心

《人世间》虽然题材宏大，情节却很接地气，看的时候一会儿都不敢离开，每一个镜头都有深意。

周家父母相差一天离世，三个孩子——周秉义、周蓉、周秉昆崩溃大哭，尤其殷桃扮演的郑娟，扑在婆婆身上哭得撕心裂肺，那个曾被自己亲手救回来的妈，这次真的走了。

看得让人泪目。

老周家从1969年起，就五口人四个地方，好不容易熬到孩子们一一家，周志刚又因为技术好，晚退了两年，这对分离了半生的夫妻，才算是团聚了。

但是，他退休没多久，因为长年累月的辛劳，透支了身体，突然病发离世了。老伴儿李素华，和他相濡以沫一生，仅隔一天，也随他而去了。周家三个孩子，一下子失去了双亲。还有周秉义的老丈人、郝冬梅的父亲都省长，平时看着挺健康的，也是毫无征兆地病故。剧中，只是周秉义提了一句，说他半夜没的，他的一生就这样戛然而止了，真让人唏嘘。

是啊，没有什么来日方长，只有世事无常，谁也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所以，当家人在一起的时候，一定要珍惜那些幸福的时光。

周家三个孩子，最不容易的是雷佳音扮演的周秉昆。当年，哥哥姐姐为了让他留下，都主动去下乡，虽然受了一些苦，但日子过得还算不错，而且后来都考上了北大，毕业后都有了自己喜欢的工作。

只有周秉昆，留在家先先进木料厂上班，后来因为工友涂志强的事，他像着了魔，再也无心工作。和厂长吵了一架失去了工作，幸亏姐姐的同学蔡晓光帮忙，把他调到了酱油厂。

因为给郑娟送钱，他竟然爱上了这个带着孩子还有个盲弟弟的女人。他在父亲春节回来时，试探地说了一句，被父亲一脚给踹出老远，吓得再也不敢提了。

这时，周蓉带着丈夫冯化成和女儿回家。冯化成是个诗人。他在半路上写了一首诗，几个人因为抄写打了起来，冯化成也被抓了。周蓉让同行的朋友把女儿带回家，自己回去想法救丈夫出来。周母一急之下脑出血成了植物人，周秉昆又要照顾母亲又要照顾姐姐的女儿，根本无法上班，只好让郑娟来帮忙。可他又被冯化成的一首诗连累，进监狱坐了半年牢。

郑娟就一边照顾周母，一边照顾着孩子们，自己撑起了这个家。

如果没有郑娟，周家的境况真是不敢想象。周母肯定活不成了，周蓉也得把孩子接走。在那样乱的情况下，郑娟愣是一个人扛起了所有，就像周志刚说的，她是老周家的恩人。

周秉昆和郑娟终于走到了一起。后来，周秉昆和邵主编干饭店、开书店，每天忙到很晚才回家，郑娟照顾着一家老小，不让他有后顾之忧。周秉昆的事业也越来越好，还买了楼房，一家人搬离了光字片。

为了帮助孙赶超，周秉昆把他妹妹孙小宁安排进书店卖书，谁知这个女孩子竟然喜欢上了他。周秉昆用委婉的语言让孙小宁知难而退。

原著中，周秉昆还因为周楠和骆士宾大打出手。周秉昆失手把骆士宾推下楼摔死了，他又再次坐牢。郑娟一直等他出来，两人开了一个面馆，过着平淡而快乐的生活。

扮演郑娟的演员殷桃说，周秉昆是

郑娟的天使。如果郑娟没有遇到周秉昆，她的命运是不可想象的。他给了郑娟一个家，也给了郑娟希望和未来。

其实，他们俩是彼此的贵人，是互相托底的那个人。这，或许也是婚姻的意义吧。有一个人，能和你一起抵挡这世间的风风雨雨，给你无限的勇气，让你觉得这人还值得。

周秉昆在木材厂工作时，有两个不错的哥们儿，肖国庆和孙赶超，后来周秉昆调到了酱油厂，又认识了曹德宝、吕川和唐向阳。因为一次买肉经历，六个人结成了“六小君子”，立下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誓言。

起初，他们确实是这样做的，大年初三都要聚一次，谁有难处大家都伸手帮一把。周母生病，周秉昆入狱，几个人都施以援手，帮他们家渡过难关。

恢复高考后，吕川和唐向阳都考上了大学。春节聚会，吕川和唐向阳没有来。曹德宝阴阳怪气起来，说吕川在北京，可唐向阳在本市啊，他的借口是父母身体不好，自己在家陪他们，他没上大学前怎么不在家陪他父母呢？人家现在是工程师，有自己的朋友圈，没空也没精力和咱们在一起了。人啊，只能和自己一样的人在一起当朋友。话，虽然有点扎心，但真相就是这样。不是所有的朋友都能走到最后，圈子不同，不能强融。这次聚会，不欢而散，之后都没再聚。周秉昆和曹德宝，最终成了陌路。

原著中有这样一段话：朋友大抵是一种以同质化的命运为前提建立的友好关系。原来同质化的命运出现较大反差，即使是朋友往往也会由羡慕而嫉妒的。如果反差巨大，不论原来多么巩固的朋友关系也会沙化、瓦解。

在场

# 桑木人

宋灵慧

总觉得桑是离人最近的树，便自觉不自觉地在意它。

立冬时节，一簇簇新发的绿叶，三五片，嫩着，亮着，如婴孩张开的掌；底下三五枚桑葚，拥着，挤着，如婴孩努着的唇。一律，顶在桑条尖儿上，垂着的对着我，扬着的对着天。像一朵朵的花，洋溢着欲飞的神情，发出纯澈如泉的笑声。

曾经写过这桑。那时，桑葚的成熟期恰逢高考，紫红紫红的，绚烂了一方校园；酸甜甜甜的，解压了高考赛道上的数千神经，当然包括我这老师。如今这桑葚，我却写不出来了。

写不出不等于不想写。从秋分到寒露，从霜降到立冬，马上小雪了，我一直盯着它，不仅仅用眼睛。秋分，“一候，雷始收声；二候，蛰虫坯户；三候，水始涸。”水要涸了，叶子本该也跟着枯的，它偏偏要看着劲儿地绽绿，还绽放成花的模样。我知道，这是一种小虫子的无穷法力。虫子不大，不及寸儿，细腰身儿，灰黑色儿，一身毛儿。居然，天外飞来一般，几乎一回头儿的工夫，就把一树树的绿，吃成了满脑袋灰。应该风华正茂葳蕤霸气的时候，桑枝，光溜溜地，在绿野里晃。

我见过这小虫子的阵仗，滏阳河大堤畔，农家白墙上密密麻麻，爬得满是。幸好我没有密集恐惧症之类细腻感知。虫子们是什么时候走的，我不知道。是变成蛾蝶潜伏了，还是被喷药机器震慑了，不清楚。凛冬将至，却大开其花，我似乎懂一点点。桑树世界里，没有钟表日历牌。时间之于它们就是一种“运动”，从枯到荣，从荣到枯。只要枯过了，不管枯是否按程序，荣便会接力出场。

霜降节气里，有几天跳崖式降温，不是很低，时间也短，新发的桑葚仍硬挺着发，仍不失花般姿态。立冬后，依旧温暖，叶们恣意地绿，葚们长成肉头头的唇。马上小雪了，“一候，虹藏不见；二候，天气上升；三候，地气下降。”雪，不知道在哪个黑夜或黎明，会推门而入。对着我摇，对着天晃，如花的绿们，估计连瑟瑟一抖的机会都没有，就天去了。我还猜疑，今冬透支了绽放，明春会怎样？这无序绽放，与浅薄无关，就是一场灾难。或许，绽放过的枝条如同掏空的躯体，会难敌凛冬而死去，明春还是开不得花，连发芽的气力都没有了。之后，在雨水里腐朽，在风吹里消逝。

真的觉得桑是离人最近的木，最不木的木。远到先秦时代，它把自己喂给春蚕的方式，给人们华衣；近到周围的朋友，将其果实叶子入药入食降糖治病，益气补元。一个全国有名的体质学专家，我的同乡，他药食同源的一方子里，大多要加入桑叶桑葚。静心下来，从头到脚，从外到内，梳梳捋捋，我们有形无形地都掺杂着桑的脉、桑的气。

走进300岁的古桑林，就会体悟得非常形象。古桑林，距校园桑树30公里，在一截儿古河堤畔。它们有双人搂抱不过来的树干，有城堡大的树冠，一顺由北向西再向南拧着。这大持久的拧劲儿，引着人去推断，是水，抑或许是水与风合谋而卷。卷，从来不是今天独有。被卷时，它们或许栽倒过，或许俯仰过，但不论有没有过呐喊声、呻吟声，终究还是立了起来，立成一道远古的沧桑。稍稍用心打量，就会发现，300岁古桑的所有枝干，没有一支是300岁的。300岁，纯属一个种族的合力。一群裸露的根，抱着一截儿参差的干；这截儿参差的干，又抱着另一截儿参差的干；然后是环抱的枝，由粗及细的枝，依次抱下去。以不断的死去接力绵延的枝。站在古河故道的古桑林里，我似乎看到校园桑树下，也一直汨汨流淌的河。

在意桑，不是“才下眉头，却上心头”的纠缠，而是春秋夏秋风霜雨雪的探望。校园桑树，桑葚红时的醉高考，与冬日里的无序绽放，我都一视同仁。300年的古桑林，人们大多在桑葚采摘时摄影、野炊。我却于桑葚落完的盛夏，某个日头温和的日子，会去看桑树下藤蔓野草堆里的桑苗儿。整整的一层，铺开的绿帘子一般。我知道，它们长不成树。更知道，曾经长过是它们的全部。秋风扫过，某个暖一些午后，我会去看厚厚的桑叶下嫩得让人心动的野蒜苗。北风收割了人间暖意后，我会顶戴着风雪去看它。那时缠络在枝丫间的何首乌藤上，崩开的子实，如迟飘的蒲公英，又如大朵大朵的雪花，弥散在旷远的空气里。

走在古桑树林里，屡屡想起《红楼梦》里那株逆时序开放的海棠，还有《百年孤独》里那场下了四年十一个月零两天的雨。壬寅年立冬时节，一派暖阳下，绽放枝头的桑，静静的；日常车水马龙的路，静静的。

静静的缝隙间，除了听到曹雪芹与马尔克斯的“自然物语”，还想到一个新名字——桑木人。尽管，桑没有眼睛，没有耳朵，也没有嘴巴。

**“礼赞新时代 奋进新征程”优秀电视剧专题评论**